



龍虎鬥京華

全

梁羽生 著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作品集

01

龍虎鬥京華

全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 廣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虎斗京华/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6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207-1

I. ①龙…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9355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80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贻来

龙虎斗京华

出版人 祁军

策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娴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卓萍 德斯裴设计

内文插画 蒙复旦

文字编辑 林卓萍 林春光

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mm×1230mm 1/32 8.75印张 246千字 插图8幅

版次印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8.00元(全一册)

目 录

楔 子	深宵来怪客 古刹话前缘	1
第一回	一心传绝技 千里作调人	7
第二回	水泊翻巨浪 仗剑护师门	29
第三回	远行学绝技 探穴雪疑冤	51
第四回	抚刀长太息 引剑上征途	71
第五回	教场试绝技 乘夜斗神鹰	89
第六回	深夜论英豪 筵前腾杀气	115

第 七 回	垂危辨敌友 涉险判死生	131
第 八 回	大漠现神尼 残月映女侠	151
第 九 回	心事浓如酒 情怀总是诗	177
第 十 回	英雄殒血泊 侠女诉衷情	193
第十一回	双英入虎穴 一女震群雄	217
第十二回	虎龙斗京华 风雨满中州	247
尾 声	卅年江湖梦 万里瀚海沙	273

楔子 深宵来怪客 古刹话前缘

弱水萍飘，莲台叶聚，卅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沾泥絮！

绛草凝珠，昙花隔雾，江湖儿女缘多误。前尘回首不胜情，龙争虎斗京华暮。

——调寄《踏莎行》

这首《踏莎行》道尽了一位江湖奇女子的传奇一生。在她的故事中包含了震惊武林的龙虎之争，更涉及中国百姓抗清抗洋的壮烈事迹！我有幸曾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和这位奇女子作过长夜之谈，说来岂非奇遇？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因事到塞外访友，独自雇了一辆骡车，驰驱在关外的斜阳古道上。那时正是凉秋九月，塞外草衰，漠漠荒原，遥接天际。那天行了几十里路，错过宿头，天将垂暮，尚未见炊烟。寒风括地，荒野无人，心里正在嘀咕，忽听背后蹄声得得，骤然两骑马飞驰而来，将近身旁之时，蹄声忽地一缓，不见驰过。当时年轻历浅，平素又好读武侠小说，想起书中描述在荒郊野道劫杀行旅的绿林好汉，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在骡车上回头一望，只见这两乘骑客，一个是四十余岁的中年人，一个是卅多岁的壮汉，都生得魁梧奇伟，腰间隐隐现出剑鞘，心想莫不是真是“那话儿”来了？正在发愁，蓦地一股寒风飏然掠过，两马已抢过骡车前面，两个骑客还回头看看我们，面容隐约有惊讶之色，但旋即又策马奔驰，渐行渐远，旋即消逝于寒风卷起的黄沙之中。

我们约莫又行了十多廿里，还是不见人家。这时天色已暗，在暮霭苍茫中，塞外原野特别显得荒凉，又因途中遇见过两骑怪客，心中正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知如何度过这一夜。忽听骡夫欢呼指点道：“您看那边！”原来在他指点的方向，出现一座树木稀疏的小山，山腰处有一间古寺。我们连忙向小山驶去。将骡车停在山下之后，骡夫与我便爬上半山，登寺求宿。敲了半天大门，才听见里面传来一个苍劲的老妇声音：“寺门没有关上，自己推门进来吧！”

推开寺门，几只大蝙蝠扑地自殿角飞起，发出吱吱的怪声。大殿阴沉沉的，殿中的烛光给冷风吹得摇曳不定，烛光在阴沉的气氛里也似乎冻结了起来。我凝神注视，只见殿堂的大蒲团上，盘膝坐着一个年老的尼姑。来人的脚步声，蝙蝠的怪叫声，似乎都没有带给她丝毫纷搅。她端坐着动也不动，宛如几千年前的古代石像！

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倒不敢冒昧行进，便佇足前庭之中。这个寺不大，殿外是个小小的庭院，院中有一棵约可合抱的大树。在微弱的烛光下，我又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那棵大树上有一道似乎被铁箍箍过的痕迹，凹陷直有两三寸深，而且那道痕迹的合拢处，正对着我们，看分明了，是两个掌印，同样也陷入两三寸深。

我们停顿了好一会，见殿堂上还是没有反应，心里虽然怔忡，但心想就算是已经到了是非之地，也不能不鼓勇前进了。我们一步一步从庭院缓缓拾级登上殿堂，再慢慢走近这老尼姑的背后，她才蓦地回头，笑说道：“贵客远来，疲乏了！”刹那间，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对明如秋水、神光奕奕的眸子。虽然她已满面皱纹，且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无论怎样，可以断定，她少年时候，必定是个丰姿绝代的美人！

她跟着又说道：“贫尼还有一点点功课，要过会儿才能够做完，贵客且先进左厢房歇息一会，待贫尼功课一完，再来招呼你们。”我们便又再浏览了一下殿堂景象，只见除了几尊佛像外，便空无所有。在几尊佛像当中，垂挂一张塞外驼绒做成的帘幕，内中也不知道供的是佛像还是什么？在绒幕下有一个形状奇古的花樽，插着几枝塞外特有的、从初秋开到初冬的变种忍冬花，花蕊还吐着

清香，似是刚刚摘下来的。

那间左厢房倒是打扫得很洁净，但房中除了两个大蒲团外，也没什么其他家具，倒是壁角里堆了一些草木植物，也分辨不出是什么东西。

我坐定一想，觉得今夜所遇到的事情都好生奇怪。除了那些奇怪现象不说，就是在这塞外的地方，能有一间佛寺，一个尼姑，就已经是奇怪的事情了，塞外是喇嘛教的范围，怎会在这荒原里有一间佛寺？而且这尼姑看来也绝不似塞外之人！

想不通就算了吧，我定一定心，从行囊里拿出一本《维摩经》来。我年轻时，颇为喜欢佛学，那本《维摩经》是涵真大师最新注释的书，我特地带来，以解旅途沉寂。事实上，我拿出这本书，还有别的用意。因为佛经上的维摩居士是一个道心坚定的人，而且舌灿莲花，最善于宣扬佛法。佛经中“问疾维摩”那段就是一段奇文，当时八百声闻，三千罗汉都不敢去探病，因为怕道行和词锋都比不上他，更何况外道？我拿出这部经，也是想要在遇到邪魔外道时，用来镇定自己的。正轻轻念不到几行，蓦地门外传来那尼姑的声音：“贵客这样用功？可也觉得在塞外荒原上有这样一间佛寺，这样一个尼姑，奇怪吗？”

只见她正颤巍巍地向我们走来，招手说道：“请到大堂里坐坐吧，贫尼已为贵客预备了滚热的苦茶，喝喝好解寒气。顺便也向你们解释，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一间古刹，会有贫尼这么一个人。”

我们随她到了大堂。待我们坐定，喝了两口茶之后，那尼姑便开始说道：“喇嘛教，其实即是西藏的佛教，所崇奉的也是释迦牟尼。大约在唐代中叶，印度的莲华上座师到西藏创立红教，翻译出显、密两宗的佛经，并组织‘喇嘛僧团’，喇嘛是藏语中‘最胜无上’的意思。后来到元世祖忽必烈征服西藏之后，尊大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国师，号称大宝法王西方佛子。红教的势力遂日益隆盛。喇嘛教虽然也是佛教的一支，算起来是佛教十三宗中的密宗，但却和中土流行的天台、净土等宗大不相同了。密宗又称真言宗，讲究传授真言，后来更与原在西藏流行的‘巫鬼教’结合，专以吞刀吐火等魔术立异炫俗，中土讲究大乘教义的僧人到来，反受排斥

了，而且喇嘛只有男子可当，女人是没有这权利的。”

我听那老尼姑娓娓道出佛教的源流和宗派，不禁肃然起敬，心想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尼姑。这时天色更是阴沉，竟下起小雨来了。稀疏的雨点，打在树叶和屋檐上。这样一个雨夜，与这样的尼姑夜话，的确是一个不平常的晚上。

这时又听得那尼姑继续说道：“虽然如此，但中土佛教和西藏佛教到底是同出一支，中土僧人并非完全不能踏进西藏，否则怎会常有中土高僧，取道西藏去印度朝圣？但中土僧人若要在西藏立足，如不改信喇嘛教，那倒是一件难事。这个古刹便有这么一个故事。

“据说，在距今百余年前，中土有一个高僧来到蒙藏云游。他既不会吞刀又不会吐火，但却懂得治病，因此蒙藏居民也有布施给他的。渐渐他也收了一些徒弟。那时西藏的大喇嘛见他没有来‘朝’，便派人叫他到色拉寺来，问他有什么本事，如显不出两手来，便要把他驱逐出境。

“那位僧人却不慌不忙先问喇嘛僧们有什么本事？那时天空正有几头大鹰飞过，其中有一只飞得稍低，离地大约有十多丈的样子。一位喇嘛冷笑一声，突然一跃便跃上高空把那大鹰擒了下来。另一个喇嘛更二话不说，就一手连发四粒弹子，把其余的四只大鹰也都打下来了。那高僧笑道：‘你们都是用霸道伏鹰，且看贫僧的吧。’说完便向第一位喇嘛要过那只大鹰，放在手心上，摊开手掌，那大鹰扑了几扑，却无论如何都飞不走。自此大喇嘛便许他立足下来，在蒙藏建了三间佛寺，一在伊索昭盟，一在藏边的札什伦布，另一间就是本寺。我的师父正是这位高僧第三代唯一的女弟子！”

说到这里，外面雨声更大，蓦地一阵寒风吹来，佛堂正中的绒幕被风吹开，里面竟是一张丰神俊秀的美男子画像！

霎时，那老尼姑的面色一变，眼中散发出奇怪的光辉，但旋即又平静下来，淡然说道：

“居士们请别见怪，他是贫尼的未婚夫！”

怎么这个老尼姑还会有一个未婚夫？老尼姑继续往下说道：

“他早在三十多年前给仇人害死了。他原是太极门名家的弟子，早年挟剑仗镖，也曾威震江湖，不料后来竟死在宵小之手。唉！伤心往事，我也不忍提起。

“居士们或者会笑我还看不破色空的境界，太执着了吧？其实佛家最上乘的教义是要‘入地狱以救众生’，试问不辞任何艰苦也要普渡众生，照一些略识皮毛的人看来，是否也算执着？一个人总有所为而生活，贫尼就是为了他的深仇大恨，才忍受了三十六年的空山寂静！”

这时外面的风雨更大，吹得庭中那棵大树簌簌作响。忽然那老尼姑面色霎地一变，随手拿了几枚念珠向空中掷去，她的掷法也好生奇怪，只见她先掷一粒直上夜空，跟着又发出一粒，恰恰和前一粒落下时碰个正着，发出一种奇怪的清脆声！这样她一连发出六粒念珠，就在空中发出三响。这样的黑夜，这样小的念珠，可以想见老尼姑的目力和腕力。那老尼姑将念珠发出后，微笑道：“贫尼这念珠以前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叫做牟尼珠镖，今夜的来人，无论是友是敌，总该晓得贫尼的家数！”

话犹未了，只见大树上现出两个人，大叫道：“您老人家别发珠镖，是孩儿们来了！”

那老尼姑一听声音，失声道：“呵，孩子！是你们来了吗？我们又又有十八年没见了。”

这时大树上的人好似两只飞鸟，倏地飞扑到殿堂来，正是今天我们在路上碰到的那两个汉子！

那尼姑看看他们，说道：“你们的来意我知道了，我未了的事，是应该随你们去了结的。”

那尼姑等着两个汉子在蒲团坐下后，回过脸对我说：“居士今夜来得巧，明天我便要随他们去了，此行生死未卜，我想趁此长夜把过去的事详细对你们说说，也让这两个孩子能够完全明白。如果我们死了，你也可以把这些故事流传下去，好让后世武林中人，知道武林中冤冤相报的惨痛……”

那尼姑就这样谈了一个长夜。后来我在江湖浪游时，又闻得不少有关的事迹。本书所述，就是这位老尼姑所说的往事……

第一回 一心传绝技 千里作调人

在今山东、河北两省边界恩县的地方，当隋唐初时期，还是黄河入海的故道。后来黄河虽然改道，但在黄河与运河之间，还是汇成了一个广达数百里的水泊，支流交错，湖泊遍布。在广阔幽深的水泊里，长着丰茂的菖蒲、丛密的芦苇，小型的丘岗和浅滩像棋子一样散布在水泊的中间。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曾享有盛名的“高鸡泊”。“高鸡泊”在隋末时，曾是农民起义军窦建德集团的根据地，与秦叔宝、程咬金所踞的瓦岗寨齐名。后来这些英雄事业，虽都已成陈迹，但高鸡泊的名声已经流传下来了。

高鸡泊里有一个小村叫做金鸡村，傍着水泊，村后是一个小山岗，水光山色，风景绝美。这天，正是早春天气，在村前一个广场上，有两男一女在那里练习武技。原来他们都是太极门名拳师柳剑吟的弟子，那两个男的是柳老拳师的二弟子杨振刚和三弟子左含英，女的则是柳老拳师的爱女柳梦蝶。这时左含英和柳梦蝶正在广场上角逐游戏，杨振刚刚斜倚在场边的小树上，含笑望着。

左含英和柳梦蝶练习的情形也奇怪。只见左含英的手上拿着一根绳索，索上吊着十二个小小的羊脂白玉球，用一根小钢线系着，左含英一伸手便哗啦啦地舞动起来，那软软的绳索给他舞得笔直，有如一根棍子，虎虎生风，十二个小球也随之舞动起来，照得人眼花缭乱。

左含英在广场上疾跑了两圈，越跑越急，只见一团人影，裹在无数的球影里，他大叫道：“师妹看准了打来吧！”柳梦蝶随即拔

步向左含英追去，两手各扣着几个钱镖。钱镖便是普通铜钱——大多数是选用“咸丰”钱——的两边磨得锋利后当成飞镖使用，又叫金钱镖。太极拳、太极剑和金钱镖正是柳老拳师从山东太极丁派得来的绝技。

在柳梦蝶和左含英两人风驰电掣的追逐中，突见柳梦蝶轻舒玉臂，一个“凤凰展翅”，一面发出一枚钱镖，一面叫道：“第三个！”钱镖如矢，直飞入那一圈球影中，只听见当的一声，一枚小球落地。左含英停步一看，正是绳上系着的第三个小球，那一丝钢线被钱镖割断了。左含英含笑说一声“好！”便又疾跑舞动起来。柳梦蝶更不打话，使出“八步赶蝉”的轻功，一溜烟地自后追上，刷刷又是两声钱镖破空之声，口里连叫道：“第五个，第七个。”那边又是两声叮当之声，两个小球落地。左含英微微一笑道：“师妹，这次师兄要用招数闪避了，你打来吧。”话未完，柳梦蝶一个“怪蟒翻身”，刷，刷，刷，又是三枚钱镖打来，口叫道：“第一个，第四个，第八个！”这次只听得叮当两声，只有两个小球落地，另一枚钱镖却给左含英用两只手指夹着，哈哈大笑。

柳梦蝶羞得满面通红。原来她三枚钱镖发出时，一抖手便化为三点寒星，联翩飞到。左含英明知师妹使金钱镖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闪避甚难，存心捉弄她，竟使出武林中在敌对时才使出的绝技“铁板桥”，右足撑地，左足蹬空，头向后仰，一条软索突从上空飞舞变为贴地盘旋。饶是这样，那三点疾如飞矢的寒星斜飞而来，第一个、第四个小羊脂白玉球还是给前面飞来的两枚钱镖打落。第三枚钱镖飞来时，左含英已将右足一旋，借拧腰之势，右手略向下沉，又将那软索抖得笔直，钱镖横飞来时，竟打了个空，穿过球隙，直飞左含英的咽喉，左含英突一长身，左手伸出二指，觑个正着，一夹便夹到了。

这时倚在小树边的杨振刚忙喝住师弟师妹说：“师妹的钱镖也不错，只是第三枚钱镖所发的劲急了一点，才会打过了头。但三师弟的招数更多可议之处，试想我们太极门的钱镖，专打人身穴道，若这次你中了两枚钱镖，那还了得？你的‘铁板桥’功夫还未到家，离地还是过高，如果再低三寸，三枚钱镖就全都凌空而过

了。其实你若自知‘铁板桥’的功夫还未到家，用‘燕青十八翻’的功夫，避过这一手三镖是最安全的。在对敌出招时，应先求稳健，然后才讲究招式，你可知道？”

柳梦蝶虽得师兄夸奖，还听师兄把左含英的招数数落了一遍，但却觉得这次在师哥面前，总是失了面子，不肯甘休，口里嚷道：“我三镖只中两镖，总算也栽了一个跟斗，三师哥你别走，我还要和你过过掌。”一面说一面就摩拳擦掌向左含英走来。左含英把肩一耸说道：“师妹，你已经占了上风还不肯罢休吗？你不累我也累了。明天再和你过掌吧。”柳梦蝶哪里肯依，还是缠着左含英要过掌。

左含英和柳梦蝶年纪相差不远，柳梦蝶今年十六岁，左含英则只有十八岁。柳老拳师一生只生得梦蝶一个爱女，虽然管束甚严，但也不免疼之过甚，有时也要顺她的意。柳梦蝶的大师兄十年前已出师门，算来也该有三十岁了，二师兄也将近三十，她不敢缠他们玩，所以就专磨着左含英和她玩。在她是一片天真烂漫，而且小小姑娘，也还不懂男女之事；然而左含英却常给她擦得心头麻痒痒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因此左含英也常常故意去逗她，所以今天才会夹着她的钱镖存心想气气她。

柳梦蝶果然给他气着了，跑过去使用太极门中的“七星掌”式，吐掌向左含英打来，左含英摆出“如封似闭”的式子，正待招架，猛听得二师兄嚷道：“别闹了，你们看什么人来了？”

二人收式向师兄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叶轻舟，在水泊芦苇间像箭一样飞来。那轻舟也煞是奇怪，没有张帆，又是逆风，却船行迅疾，分明不是普通渔民摇橹。说时迟，那时快，轻舟已冲到岸边，船头上站着一个灰扑扑的大汉。

灰衣人一跃，那小船经他双足一冲一带之力，竟自冲上沙滩来。灰衣人也不理那小舟，步履矫捷，径自向广场走来。一面走，一面问道：“柳剑吟柳老拳师可在这里么？”

左含英等惊疑不定，问道：“你是什么人，找柳老拳师干什么？”

那汉子边走边拍身上的风沙，闪烁其词地说道：“你们不必问

我是什么人，柳老拳师见了我自然知道。我找他是为了一件关系他师门荣辱的大事，说给你们听你们也不明白！”汉子的话把他们怔住了。

三人之中，到底是杨振刚有过一点江湖阅历，看那汉子虽然身手矫捷，一望便知是武林中人；但他孤身一人，如有恶意，谅他也讨不了便宜。且引他到师父门前，再派小师妹进去禀报，师父名震武林，熟知江湖门道，还怕摸不了他的底细？

主意既定，杨振刚便上前几步说道：“柳老拳师正是家师，阁下既有要事要见他老人家，小弟自当引路。”说着便带他越过广场，向场后筑在半山的柳宅行去。

那天春雨刚过，山路泥泞。杨振刚偏不带他走开辟好的小径，却带他从乱石丛中步上半山。杨振刚存心想试试这汉子功夫，在行过一处遍生苔藓的石涧时，猛回头双手把他一带，说道：“路滑，小心！”

杨振刚是想用太极门中的“黏”字诀，直把来人“黏”出几丈之外。不料话声未止，双手方触及对方的衣袖，却被来人借自己的掌势，反“黏”出去，虽然不致被“黏”出几丈之外，但也步履倾斜不定。那灰衣人却纹丝不动，口里说：“是呀！路滑，要小心！”

说时迟，那时快，突地从半山上冲下一个人，身形如飞星倒泻，一瞬间便到了两人面前。只见他两袖带风，蓦地右手一带便将杨振刚带过身后，左手骈指如戟，“顺水推舟”直向那灰衣人的期门穴点来。

那灰衣人不防有这一着，也来不及看清楚来人面目，急将双足在石涧上一点，倒跃出两丈之外，身形方定，待要看清来人是谁时，听得一声喝道：“金华，是你吗？”

那被唤作金华的灰衣人，急忙拜倒地上：“师伯，小侄无礼，未曾晋谒，倒劳您老人家前来迎接。”

那从半山上冲下来的人，正是柳剑吟柳老拳师。原来柳梦蝶人挺机灵，在那灰衣人上岸时，她就溜烟地抄小径回去告知老父。柳老拳师以为是什么江湖好汉，慕名寻事，却料不到是自己的

师侄。

当下金华正待倾诉，柳老拳师说：“别忙，且在我家门前的柳林歇歇再说。”那柳林中设有石桌石凳，是柳老拳师平时避暑和村人闲聊的地方。

金华在柳林中坐下，也顾不得回答柳老拳师对他师父近况的问候，马上便拿出一封信来，柳老拳师看了，神色大变。

这封信正是柳老拳师的师弟，山东太极丁的儿子，丁派掌门人丁剑鸣写来的。信中所说的事情非但关系柳老拳师师门的荣辱，而且关系着关内关外武林的团结，处理不当，就会生出滔天风浪。因此，饶是柳老拳师江湖阅历甚多，也不能不阅信色变……

柳老拳师柳剑吟的父亲是山东太极丁的远房亲戚，虽说是远房亲戚，但居处相隔不远。两人个性也颇相投，柳剑吟七八岁时，他的父亲曾请太极丁教他技击，但偏偏柳剑吟小时生得非常瘦弱，偏偏太极门的功夫是不打不教的，要学习对敌时能够实用的技击，必定常常要和师父过招，给师父掷得头崩额裂是常有的事，太极丁恐怕柳剑吟的身子受不了，因此只教他一些太极拳的架式，作为强身之用，待他身体强健后，才教他太极门中虚实变化的应敌招术。

柳剑吟这个孩子却似乎和武学特别有缘，太极丁虽然不教他应敌的招术，他却总是留连于太极丁的练武场，看其他的门人练习。如此过了一年光景。柳剑吟的父亲是个小自耕农，丰年时还能自给自足，不巧隔年逢到荒年，税赋又重，谋生不易，恰巧柳剑吟的父亲有个朋友在邻县做生意，叫他去帮忙，他就带柳剑吟过去了。

转眼又过了三四年，一天，丁老拳师正和几个弟子在家门前闲话，遥见数十丈外有两头大水牛，不知怎的打起架来，其中一头斗败了，急急向前奔跑，后面那头牛也急急地衔尾追来。正在此时，忽见一个孩子在路上奔跑，好像不曾留意到那两头水牛。那前面的水牛已迎面冲来，眼看就要碰上，太极丁急得“唉呀”一声，立刻飞跃上前援救，哪料还未奔到，已听得扑地两声巨响，那两头大水牛已滚出路边一丈开外。太极丁是武林名手，眼睛锐利，一眼便看出那孩子使的正是太极拳中“野马分鬃”的手法，顺着两水牛的冲劲，用左掌一带前牛，右掌斜按后牛，两牛已经发劲，给这孩

子一带一拨，便都倒地滚出路边去了，使的正是太极门中“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的功夫。

太极丁再定睛看这孩子，不禁又惊叹了一声，这不是柳剑吟还是谁？当下就问他为什么回来，怎的练得这一身好身手？原来在柳剑吟离开太极丁后，还是照常练习，而且默记太极门下演练的应敌招数，几年来无师自通，领悟了不少太极拳的妙用。前几天他的父亲客死他乡，他无依无靠，因此遵照父亲遗嘱，回来找丁老拳师。

柳剑吟的话还未说完，忽然一条黑影，从太极丁头上飞过，向他猛地扑来，竟然是一个比他还小的孩子，太极丁不但不加阻拦，反倒退两步，拈须微笑。

柳剑吟急忙倒退两步，那小孩子已经欺身直进，“云龙三现”，一掌三式，向柳剑吟胸部打来。柳剑吟其时已将左手提至胸前，手心向内，用横劲向上“崩”去，这正是太极拳的“揽雀尾”一式，给他用得非常纯熟。那孩子身手也极为快捷，一击不中，立刻变招打来，仍是一派攻势手法。柳剑吟尽管将数年领悟所得都施展出来和他周旋，仍然感到非常吃力！

那两个小孩子对拆了二三十招的光景，丁老拳师才喝道：“好了！好了！鸣儿不要再闹了。”那孩子一停下身形，立刻便拉着柳剑吟的手又跳又叫，乐得直笑道：“这回我可找到伴了！”

太极丁当下对柳剑吟连声夸赞，说他自己领悟得来的手法，居然能和自己的儿子打成平手，将来一定可以为太极门大放异彩；一面也暗暗为自己的儿子高兴，虽然儿子得了自己真传，也不过和柳剑吟打个平手；但毕竟自己儿子比柳剑吟还小了两年，看他出手快捷，变招灵活，也真难为了他。眼见这两个孩子，都是天资聪颖，和武学似有宿缘，一个是自己的爱子，一个又将是自己的爱徒。武林名家最怕找不到衣钵传人，现在却有两个质美又好学的孩子做自己的传人，心中的欢喜真是无法形容！

从此丁老拳师遂正式收柳剑吟为徒，因他比自己的儿子丁剑鸣长两岁，遂教丁剑鸣唤他做师兄，并不按入门前后为序。太极丁把一生所学，连自己名震武林的绝技——太极拳、太极剑、金钱镖都悉心传授了这一子一徒。柳剑吟幼年丧父，太极丁既是恩师，又是